

登陆点

□来其

在岛屿战中，登陆点是有纪念意义的。当时代与时代交汇时，或许，某个地方会一直成为“登陆点”。

岛屿战中的登陆点，是跨过茫茫大海后，如锐利的箭簇穿透敌人的甲冑。箭簇的箭头也可能是一个哨子，发出清利的哨声，称为“鸣镝”或者“哨箭”，宣示一种蜕变的来临。

金塘，新丰村泊塘岙，有一处解放时的登陆点。“解放”这个词，在中国人的思维里已经有了特定含义，谁懂得它的意义。那时解放军的战略是逐岛争夺，扫除外围，最后会攻舟山本岛。因此舟山一些主要的大岛，应该都有那场战争中的登陆点，但目前我所看到的，只有金塘岛设立了登陆点的纪念碑、纪念碑还有雕塑，以及离登陆点不远的一座金塘解放史陈列馆，还有当年的壕沟、碉堡、弹坑等遗址。

试想当年，三百多艘战船在茫茫雾雨中鼓起风帆，“嗖”地就冲向金塘岛，冲在最前面的突击船队如撕开铁幕般最先登陆，这登陆点就在那块如今立有战士雕塑的近岸礁石上，登陆时应该有战士激动的嘶喊声。隔着漫长的岁月，我仿佛仍能听到这嘶喊声如鸣镝般嘹亮。

如今隔海相望，觉得对岸并不遥望，甚至看得清对岸的草林，几乎一步就能跨过去。可在当年，只凭着木帆船跨越，船队还是行驶七十五分钟才抵达岸滩。

历史记载中，说那天雨下得很猛。登陆的战士，顶着雨往敌人的深处猛冲。前面天空还下着弹雨，那是穿山半岛、大榭岛和齿蟒岛上的七十二门炮在延伸射击，为战士们开路。激战场面在文字记载中满盘复活。

于是，我给予金塘岛的关键词是：登陆点。这登陆点，当然不仅仅是那场战争中的



摄影 傅兰兰

登陆点，还包括后来——

连接大陆的金塘大桥无疑也是一个登陆点，那是海岛迈向半岛的“登陆点”。据说曾有三对新人在大桥合龙前举行婚礼，他们牵手相偎在大桥上，头上是蓝天白云，脚下是滔滔潮水，身旁是高耸的塔吊，海风吹起新娘洁白的婚纱，海浪在摇曳……这让人想起泊塘岙那个陈列馆里的一张照片里，衣衫破旧的民工在海边帮助战士练习撑船，脸上也是洋溢

着如大桥上新人一般真诚的笑容。不同年代，相似心境，无疑诠注出了“第二次解放”的登陆点意义。

我们想去找甬舟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的金塘登陆点。那条世界上最长的高铁海底隧道，西起宁波市北仑区青峙化工码头西侧，东至舟山市金塘岛木岙区间水域。登陆点没能找到，隧道仍在海底盾构掘进中。但通过照片还是看到了如深海巨兽般的“定海号”盾构机。

慈云小学，红色“谍影”

□陈瑶

定海城南，曾有一个小小的路亭。那时人民南路叫南门外大街，北从南城门起，南到定海道头，这个路亭就建在南城门到道头的中点，故名半路亭。

半路亭一带，是城南繁华的街市。街巷深处，有一座两层小楼，安静地伫立着。

“滴答、滴滴答、滴滴答答……”一阵有节奏的、清脆的发报练习声弥散在小楼的院落里。

这是1946年秋天，几夜未眠的胡时杰听到耳边传来的发报声，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。

六个月前，结束了宁波隐蔽斗争的胡时杰，回到故乡定海继续开展地下活动。他的公开掩护身份是慈云小学校长。慈云小学建在半路亭的吉祥庵里，就是这座安静的小楼。它是普陀山佛教协会出资开办的小学堂，就读的学生一律免缴学费。

当时，慈云小学有教职员工8人，其中5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因为常有寺院佛事活动作掩护，谁也不会想到这里竟是中共定海城区支部的地下活动阵地。

刚当校长不久，上级组织就给胡时杰下达一项紧急任务：“迅速向浙东游击区输送可靠的报务员。”可在定海这个孤悬海中的弹丸之地，电讯极其落后，哪有既现成又可靠的报务员呢？

于是胡时杰决定挑选地下党员和可靠的进步青年，在慈云小学里进行突击培训。在敌人眼皮底下办无线电培训班，先要合法化。胡时杰通过定海城内乡绅出面，向国民党县政府备案。于是，“启栋无线电补习班”应运而生，并公开登报招生。他还聘请到了国民党海军、电讯局及定海电报局的机报人员担任教员。谁也没料到这是中共地下党有组织有计划的安排。

每当夜幕降临，学生们坐在教室里，

讲台上站着一位身穿藏青色国民党海军校官服的军官，他一边在黑板上画电讯线路图，一边向同学们讲解，还时不时询问学生们是否听懂。也许当时的他做梦也不会想到，他教出的学生中，有的将要奔赴四明山红色根据地担任报务人员。

这期间，国民党在定海的特务多次派人到学校来盯梢。但每次来，都只见到教室里灯火通明，学员们专心听课，国民党校官认真授课。课程结束后，学员们还进入到国民党舟山海军基地司令部等要害部门电台实习。于是，有关国民党军队的装备和人员配备情况，司令部内部地形和岗哨设置，这些军事情报也都“侦察”到了。

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，这些默默无闻的战士，用坚定的信仰战胜着恐惧和孤独。他们的“谍影”故事并不为许多人所知，但历史却因他们的隐蔽而变得更加清晰。

龙潭街 陈列馆

□姚崎锋

最早的舟山去台老兵史料陈列馆，是在西码头边的一幢建筑里，因为濒临海边，展品易受侵蚀。后来迁移到了干骹镇龙潭老街庄家大院。这大院，在舟山解放前夕，是国民党警备司令部、宪兵队以及浙江省银行的办公地点。复馆开放后，展陈资料从原先的120张照片1万字，增加到了上千张照片5万多字，安抚了这段历史中的所有人心。

踩过龙潭老街上的一段石板路，推开庄家大院沉重的木门，轻轻地走进去，就走进了那段沉睡的历史。

时间回到1950年5月，一万三千余名舟山壮丁，被包围在荷枪实弹的军队之中，带着迷茫和未知，登上了开往台湾的船只。岸边则是送别的亲友，泪眼婆娑、依依不舍。从此骨肉分离之痛，成为他们心中割舍不断的牵绊。直到1987年后，才陆续有去台老兵得以回乡探亲。

展馆里有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：一位男子，西装革履，一手夹着呢子大衣，一手提着拎包，站在家门后，面朝门内。门内是他的家人，老妇佝偻着身子，半眯着眼睛，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他。一张照片，定格了去台老兵回家的瞬间，四目相对，百感交集，无语凝噎。这一刻，他们等待了太久太久……

在我老家小小的村庄里，也有几位当年被抓的壮丁。儿时的记忆里，突然有一天，村子里传开了，某某家的台湾人回来了，带来了金元宝、台币或美金。村里人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钱币。一下子，那几户有台湾人的家里有了电视机，在当时的农村，电视机还是很少有的稀罕物，村里孩童就经常去那几家蹭电视看，心里更是羡慕那些幸运的小伙伴。

那时的我们，绝不会想到这其中的辛酸、艰辛，看似风光的背后是多么长久

的骨肉分离。而且，能踏上归乡之路与亲人们再度团聚的，只是少数的幸运儿。有一些老兵，在一次次望眼欲穿的期盼中，直至生命的终点，都未能如愿回到曾经的故乡。

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……而现在，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，我在这头，大陆在那头。”前些年，与村里的汉阳老人聊天时，他向我讲了他大弟当年被抓壮丁时的情形。“……我的大弟学过厨师，被强行叫去为一位团长烧饭做菜。国民党撤退的时候，大弟跟着那位团长一起去了台湾……”汉阳老人前几年95岁高龄过世后，他的弟弟再也没有回来过，属于那辈人的历史已经结束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“去台老兵”的故事终将尘封在历史档案中。但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情感，他们念兹在兹的愿望，必将永驻人们的心中。

小小图书馆 精神灯塔

□妖微

定海西大街曾是定海古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，城隍庙前更是人头攒动。小小图书馆似大隐于市，隐于此。

我沿着历史的足迹，去瞻仰这座闪耀着荣光的图书馆。

踏过西大街悠远古朴的青石板路，拐过一堵挂着“城隍庙前”标识的红砖墙，一条狭窄的水泥路出现在我眼前，两排低矮的黑瓦房背朝路面对立着，右边一座并不起眼的硬山顶黑瓦平房，就是当年“小小图书馆”旧址。

房子朝向水泥路的后墙，由不规则石块垒成，三扇窗户沿路开立，里面的木头窗格很是陈旧。正门所在的墙用青石块作墙脚，墙面以石灰粉刷，黑色的霉斑攀爬出岁月的痕迹。

因大门关闭，我无法进入内部，从墙面挂着的介绍中得知，里面是由正馆和东厢房组成的院落，建筑面积约74平方米，正馆正对着大门，共三间房，面积约70平方米，应该就是图书馆主要的活动场所。从墙角“张姓己墙”的墙界碑可以看出，房屋曾是张姓的民居。

时光倒流至那段战火纷飞的时代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序幕。“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”，定海虽处偏僻海岛，却从不缺乏有志之士。当地进步青年、在校师生、工商界人士与从上海返乡的知识青年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伍，通过演讲、歌唱、演话剧等方式，试图唤起民众的抗日情绪。同时，他们大量传阅进步书刊，激起了更大的抗战热情，于是，成立图书馆的想法应运而生。经过艰难筹备后，同年10月，以“小小”命名的图书馆在定海县前街13号正式成立。三个月后，馆址迁于当下旧址所在的城隍庙前2号张德意家中，内设藏书室、阅览室和活动室。

这所在县政府注册备案的图书馆，名正言顺可为公众提供阅览、出借、书报代办等业务。图书馆订阅了一批上海出版的进步报刊、杂志，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来图书馆借阅、交流。图书馆还悄悄收集一些被政府当局视为禁书的书籍，供进步人士在内部传阅。管理员们兴办民众夜校，免费开设识字班和职业青年教育班，定期召开时事讨论会。甚至，他们还去张贴抗日标语，组织青年上街演出抗日戏剧。图书馆的影响不断扩大，沈家门、岱山、定海白泉等地纷纷设立分馆和流动图书馆……小小火苗，逐渐呈燎原之势。

小小图书馆，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灯塔！

踏上青石台阶面朝院子，我仿佛看到穿梭在一排排书籍之间，一张张鲜活的脸上，闪耀着睿智、自信的光芒。

